



POMIEDEMEI

RI·LIYUANZHENGQIUZHU

〔日〕立原正秋 著

林怀秋 简福春 译

破灭的美

破 灭 的 美

〔日〕立原正秋 著
林怀秋 简福春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7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沈海滨

封面设计：李欣

破灭的美

Pomie De Mei

〔日〕立原正秋 著

林怀秋 简福春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3 10/16·插页2

字数：320 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75 501—175 500

统一书号：10093·797 定价：3.75元

ISBN 7-207-00110-X/I·20

前 言

作者立原正秋（1926--1980），本名米本正秋，早年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的《剑崎》获候补芥川奖，《白罌粟》获直木奖，从而在日本文坛上确立了巩固的地位。

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善长挖掘战后行将崩溃的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心理描写的细致，篇章结构的精巧和语言文字的通俗性。他的创作精力极为旺盛，他所写作的庞大的作品群相继都成了畅销书，使他成为战后的流行作家。

长篇小说《破灭的美》（1968年）、原名《剑与花》是立原正秋创作生涯中一部独具特色的力作。

特色之一，是书名“剑”与“花”的象征意义。“剑”象征着力量，而“花”则象征着美。力量与美这难以相容的两个因素，贯穿在立原的一切作品之中，这两极势必使作品充满紧张感。这也正是立原文学的诱人之处。

特色之二，是空间背景的设计方法。若把这部作品的背景极为粗略地加以分类，就是镰仓和东京。在镰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石津文三郎登场。背景一移到东京，就展开文三郎的长兄石津信一郎和他的妻子由美子以及他们二人所生的次子信定的放纵的生活场景。而文三郎的姐姐势伊子，则在东京和京都展开她的肮脏生活。如果说镰仓是理想大体上得以实现的空间的话，那

么东京就是丑恶的现实投影的所在了。

特色之三，是虚构的趣味性。说到底，文学作品需要虚构，需要浪漫。不管是交响乐也好，钢琴曲也好，如果不为听众所欣赏，也就没有生命力了。立原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可读性，这一特色明显地表现在这部作品中。

《破灭的美》写的是积资亿万的原陆军少将石津武一郎的一家在战后的一段生活，以及石津一家人中固有的民族美德与战后一些不健康的思潮的冲突。可以说石津公馆是窥视日本当代社会某些侧面的窗口。

长子信一郎虽然继承了父业，当上了石津产业公司的经理，但此人既无经世之才，又非常贪心，并且夫妻双双都有外遇，搞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支离破碎，众叛亲离。次子干次郎虽然也算是科学工作者，却也是属于人格低下的类型，特别表现在与一个女同事发生肉体关系之后又赖婚的问题上。长女美枝子不幸早夭。次女势伊子是个影视演员，在私生活上十分放荡，走马灯似地更换了五、六个男人。三女千代子是后妻所生，生活尚不能独立，受上面几个兄姊的歧视。独有仗剑行侠的三子文三郎继承了父亲武一郎的传统，可在他身上却又发生了与异母妹千代子“近亲相奸”的悲剧。武一郎看透了几个子女的为人，时已年逾八十，自知来日无多，在清醒地安排好后事之后溘然而逝。武一郎死后尸骨未寒，一家人便卷起了争夺遗产的漩涡。文三郎按父亲遗嘱，力排众议，坚持由他安排的一切，见利忘义的众兄姊才拿他无计可施地恨恨而去。

从这个窗口，还可以看到日本社会的混乱局面。单在文三郎所涉足的镰仓和藤泽两地，就有流氓集团横行，公然敲诈勒索，打人行凶。除非闹出大乱子并抓住把柄，否则当局也奈何他们不得。甚至这些暴力团还有政治背景，他们成了某些政治势力的支

柱，一旦有事，有些“市议员”竟成了他们的保护伞。文三郎就是仗剑与这些暴力团殴斗的。书中光写这种抱打不平就有三次之多，而且次次都不雷同，写得十分精彩，读后令人拍手称快。

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独具匠心，书中塑造了十几个性别、年龄、职业、地位各不相同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有的浓墨重彩，有的用语不多，尽管详略不同，但却生动地刻画出他们不同的性格、思想和活动，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武一郎的老谋深算、精于事业和敏锐的洞察力，文三郎的仗义、刚直、英勇和落拓不羁，信一郎的阴险奸诈、贪财如命，势伊子的风流妩媚、朝秦暮楚和见异思迁，千次郎的带有书生气的狡猾，千代子的痴情妒忌，由美子的老来轻浮和离异后的苦闷，雪子的贤德宽宏，信广的疾恶如仇，信定的放荡无度，房江的贤淑宽忍，森田的圆滑，石垣羽津的执拗，老仆勘七的忠厚，都写得多彩多姿，栩栩如生，真是到了听之有声，视之有形，呼之欲出的地步。

总之，小说无论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方面，还是在写作技巧方面都是成功的。但也不是白璧无瑕，在暴露战后由于所谓的“性解放”而带来的男女之间的淫乱方面未免多了一点，请读者注意批判。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于长沙望月湖春秋书斋

1986年8月盛夏

内 容 提 要

作品以积资亿万
的石津武一郎的一家为
主要舞台，展现了石津
一家人中固有的民族美
德与日本社会的贪欲、
暴力及“性解放”所带
来的赤裸裸的男女关系
之间的冲突。作品笔触
细腻、尖刻，描写了各
式各样有血有肉的人物
形象，揭示了他们的内
心世界，暴露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弊端，达到了
听之有声、视之有形、
呼之欲出的地步。

第一章

1

俯视相模湾，在镰仓山南端的视野的一隅，可见一个叫做榉原的高台。

从把镰仓山纵断为东西两面的市属公路的半道上往左拐，沿着刚刚能够通过一辆汽车的杂木林山路，往西南大约走进一千米时，转头向左，视野忽然开阔起来，可以望得见大海。在右侧，被松树、榉树、柯树包围着的高台上，建起了一栋豪华的公馆。这就是石津公馆。

直到大约十年前，这座公馆还门庭若市，人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但自从这家公馆现在的户主石津武一郎从石津产业公司引退以后，家庭成员骤减，如今就连来访的人也稀稀落落的了。

十一月末的榉原，树枝上的黄叶不断地飘然下落，石津公馆的屋脊尽管沐浴着融融秋阳，周围却寂寥无声。

石津公馆是没有围墙的。以公馆为中心向四野展开开去的此起彼伏的大片山林，都是石津武一郎的土地。

此刻，右手拄着用木刀代替的拐杖在榉原散步的，是今年进入八十岁的石津武一郎。一身结城绸，脚穿白布袜，白发剪得短短的，在长长的眉睫下，双目炯炯闪光。细高挑儿的个头儿恰如

一株枯木，但身子骨儿倒挺硬朗。

跟在他身旁陪伴着的，是年已五十四岁的田代雪子。自从二十五年前武一郎的妻子去世以后，一直是由她来照顾武一郎的生活的。

“那是什么？”

武一郎突然停住脚步，侧起耳朵聆听。从山麓稻村崎附近，传来了象坦克行进般的轰轰的声音。

“哦，听说推平山头修住宅，多半是推土机的声音吧。”雪子回答说。

“混帐东西！又在推平山头吗？”

武一郎又侧着耳朵听了一阵子，再次喃喃地说了句“混帐东西”，然后又稳静地迈开了步子。

“听说似乎是造船公司开始起造住宅呢。”雪子说。

“造船公司？”武一郎问，“什么造船公司？”

“说是饭仓海运公司……”

“成绩不怎么样的公司吧？本该在海上做事的家伙，却在陆地上干，而且不惜破坏自然环境来赚钱，这个公司的混帐家伙都凑到一块来了。”

武一郎是个独臂。距今二十七年前，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夏，在张鼓峰发生日苏冲突时，他的左臂被迫击炮弹给炸掉了。当时他是陆军少将，以失掉一只胳膊的缘由退出了现役。就是在那以后，他创建了石津产业公司。

他所创建的石津产业公司，在旁人看来是别开生面的，他把在战场上伤残的部下收拢来当公司职员。在创业之初，他是专为军队提供军用品的御用商人。以停战为界，父子易位，武一郎让长子信一郎取代自己当了贸易商。

“推平山头，多半要一年的时间吧？”雪子说，“这儿听不见这讨

厌的声音才好。”

“什么？一想到战场，这声音就不算个什么了。刚才我还以为那推土机的声音是坦克声了呢。”

武一郎又一次停下脚步，侧起耳朵听那来自山麓的声音。一瞬间，他现出一种回忆遥远的过去的眼神。军靴踏地声，军马飞奔的铁蹄声，炮弹炸裂开来的闪光……都冲到耳际脑畔，那儿凝结着他过去的一切光荣和悲哀。他当商人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都是来源于他过去当军人的光荣，并非是他有什么经商的才能。他是个有勇气的人。他的光荣，他的一切，都多亏了这种勇气，甚至悲哀也是由这种勇气带来的。

“回去吧。”

武一郎猛然间又回到现实中来，他慢悠悠地往回走去。穿上衣服以后，从他那走路的稳健姿势、左臂的衣袖不见活动的情态来看，一下子真觉察不出他少一只胳膊，倒有点象插着手走路的样子。

2

石津公馆宽绰的居室的炉子里，整天烧着柴火。在炉子旁边摆着一把包着黑皮子的很重的椅子，武一郎起来的时候，通常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打发日子的。

他坐的这把椅子的背后，陈列着显示他过去的的光荣业绩的物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壁上的油画肖像，胸前挂着好几枚勋章，那是他当陆军少将时代的纪念品；凹入墙壁做成的搁架上，摆放着甲冑，这是战国时代身为武将的祖先的遗物；在它旁边竖挂着的大小两把战刀，也是祖先的遗物。无论哪件物品，都

与他荣膺剑道七段的身分十分相称。此外，向前突出的搁架上，还陈列着说明他曾是军人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在微暗的房间里，这些东西宛如幽灵似的从武一郎的背后包裹着他。

武一郎有六个孩子。长子信一郎五十岁，是石津产业公司的社长。长女美枝子嫁给了一个贸易商，去年四十岁时病故，抛下了三个孩子。次子千次郎已经三十五岁了，是个科学工作者，在某大学理学部当副教授。次女势伊子三十二岁，是个电影演员。三子文三郎三十岁，没有职业，游荡度日，行无定所。还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千代子，她是与田代雪子生下的女儿，但她们母女都没有加入武一郎的户籍，千代子是武一郎认领抚养的非婚生女儿。

在这六个孩子当中，现在住在石津公馆里的，只有次子千次郎和千代子。其余的都说在这里太憋闷，实际指的是父亲过去的的光荣。可事实上，在他们兄弟姊妹当中，还没有一个人的勇气能够超过父亲。

武一郎一面望着仆人老头子往炉子里加劈柴，一面想着心事。觉得在一堆孩子中，没有一个象样儿的。长子是个庸人，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在东京的田园调布盖了一所房子，过着安适优裕的生活。病故的长女也是个平凡的人，一生无所作为。次子头脑冷静，倒有点象科学工作者的样子，但性格孤傲阴沉，已经三十五岁了，还打着单身，想起来真有点儿奇怪，叫人捉摸不透。当上演员的次女放荡不羁，听说已经换了好几个男人了，看来早晚得是个被丑闻淹没终生的女人。如果说武一郎还有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自己的勇气的孩子的话，那就是小儿子文三郎了。他有剑道三段的本领，也学过射箭和骑马，然而不妥的是，竟与在镰仓车站前经营酒吧间的比自己大的女人同居。他在大学的农学部是有学

籍的，却不知他为什么要学农学。

此外，武一郎现在把对孩子的宠爱集于田代雪子所生的千代子身上。

但是武一郎认为没有一个象样的男孩子。要说似乎有点造就的，只有文三郎一个人了。他很象自己年轻时那样好打架，讨厌人情面子和政治上人与人那种庸俗的来往关系的性格，也酷似自己。可他已经年满三十，仍然飘泊浪荡，事业没有着落，前途茫茫。

“突然冷起来了。”老头子加着劈柴说。

“你妻子好吗？”武一郎问道。

“啊，托您的福……”

“你也挺硬实嘛。”

“比阁下小二十岁呢，还是阁下健康啊！”

“你比我小二十岁，还说那种泄气的话就可笑了。”

“真的是这样。”

老头子在石津公馆的西边盖了一栋小房，夫妻俩住在那儿。他没有孩子，干粗活出身的妻子比他年轻四岁，这一对夫妻是石津公馆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一年到头给澡堂和炉子劈柴，葺弄菜地什么的，都是靠他们两个。老头子名叫三芳勘七，原本是个勤务兵，武一郎退役时就把他带回来了。

不多一会儿，老头子加完了劈柴刚从居室里走出去，雪子就脚跟脚地进来了。

“来了三个人，无论如何想见见您。”雪子说。

“三个人想见见我？干什么的？”

雪子犹豫了一下，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昨天晚上文三郎在站前的酒吧间用木刀打伤了流氓集团的三个人，现在文三郎被警察局拘留了，流氓集团的三个人全都在外科医院接受治疗。

“又打架了？”武一郎没有一点吃惊的样子。

“今天早晨来了两名刑警，说大概是流氓集团的人先用匕首去刺文三郎，似乎不怪文三郎。”雪子说，“怕您挂念，就没有告诉您。”

“是被文三郎打了的三个人来了？”

“不。那三个人都被打成重伤，总得十天到一个月才能好，他们是出不了医院的。这三个人是他们的小兄弟。本打算把他们赶回去，可他们恐吓说，无论如何也要见您，相貌很凶恶。”

“我见见他们。把他们领来。”

“是。可凶了，您得小心点儿。”

雪子出去了。不多时，领进来三个男人。

3

这三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汉子，正如雪子所说，个个都象凶神恶煞一般。

“您就是石津文三郎的父亲？”

其中的一个先开了腔，一屁股就坐在炉子前边的沙发上。其余的两个人也随随便便地坐进沙发里，相貌举止叫人作呕。

“你们就是当地的地痞吗？”武一郎问第一个进来的人。

“我们是本部设在江户的正义党。”

“正义党？不错的，是暴力团吧？暴力团美其名曰正义党，不觉得可笑吗？”

“这老头子，真讨厌！我们是为你儿子的事来谈判的。”

“可恶！你们这帮混蛋。进了人家屋子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再看看你们这种姿势，是些什么玩意儿！”武一郎大吼道。

“你想教训我们吗？我们的小兄弟让你儿子给打伤入院了。我们是为了这个才来商量的。”

“有话到警察局去说。我不愿意和你们这帮不懂礼节的混帐家伙讲话。”

“老爷子，你这话是出于真心吗？”那人带着威胁的口吻说。

“滚蛋，你们这些野狗！”

“你说什么？野狗？看你上了几岁年纪，我们才跟你讲客气的。你说不跟我们谈，是真的？你再说一遍。”

“不是跟你们说，有话到警察局去说吗？”

“是吗？老爷子，你家有个漂亮姑娘吧？怎么样？”

“刚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武一郎把右手里的木刀当手杖，拄着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大哥，小心！这个老爷子手里握着一把木刀呢。”另一个人提醒说。

“开玩笑。这样的糟老头子能顶个啥！喂，老爷子，你听我再说一遍。我是说你家里可有个漂亮姑娘？这姑娘怎么样？”

“雪子，去叫警察！”武一郎命令站在身后的雪子道。

“警察？你算了吧！我们是来谈判的。”

“大哥，没关系，给这个老爷子点厉害看看。”

“别动！在警察到来之前，你们一步也不要动！动一动木刀就会飞过去的。”

武一郎站在三个人面前，做出平举战刀的姿势。

“大哥，这老头子是一只胳膊，趁早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另一个说着，刚想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武一郎的木刀就落到了他的左肩上，这个人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

“不是告诉你们别动的吗？雪子，打了电话吗？”

“是，打过了。”

“那么，再去叫勘七。”

很快，勘七答应着“阁下，我在这里”，就手握木刀从雪子身后走了过来。

“好的，你盯着这帮小子。”武一郎泰然自若地说，“我抽袋烟。”

勘七转到这几个人的身后，把木刀举过头顶，在发出一声怪叫的同时，木刀照左边那个人劈头盖脑地砍了下去。但是木刀在离那人头顶一寸的地方突地停了下来。勘七依次照那样子威压了一番。

“这个人是我剑道弟子中的高手，动一动脑袋就会搬家的。”

武一郎回到椅子处，往膝盖上盖上毯子，从侧桌上拿起烟斗，装满了烟草。

“老爷子，你这样干，知道后果是什么吗？”头一个人说。

武一郎一面点烟斗，一面笑着反问道：“后果是什么？”

“在正义党本部里，有好几个剑道五段的大哥。”

“我是七段。”

武一郎重新用目光扫了一下眼前这三人，心想这几个小子都是笨蛋。

“大哥，就这样等着警官来吗？木刀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着多难受啊！”

刚才被武一郎砍了一木刀的人猛地站立起来，象只兔子似的朝着门口跑去，中途被武一郎扔过去的木刀狠狠地打在脊背上，摔了个狗抢屎。但那家伙并不示弱，抓到木刀之后，反身就冲着武一郎来了个突刺。霎时间，勘七挥起木刀把他手里的木刀击落在地。

“不是让你们别动吗？”武一郎拾起掉到脚下的木刀，又当拐棍拄着说，“回到座位上去！”

勘七用木刀尖推搡着那人的脊梁，让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忽然，远方传来了警笛声。

一直默不作声地坐在中间的那个人用目光盯着第一个人，惊慌失措地说：

“大哥，警察！”

但是，另两个不知是不抱什么指望了，还是想着什么，都没有应声。

警笛声近了。不多时，从窗子可以看见两辆吉普车开进了庭院。四名穿着制服的警官从吉普车上走下来。

不一会儿，四名警官由雪子带路进了屋子。

“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官盯着三个人问道。

“把他们带走吧。文三郎又打架了？”武一郎看着那位警官说。

“是的。这次打得有点儿过火了。不过，首先使用刀子砍过去的是这帮家伙……”

“恨铁不成钢啊！”武一郎泰然自若地说。

4

一进镰仓站前的一条胡同里，可见有个悬挂着“一品红”招牌的酒吧间。屋里除了柜台之外，还摆着五张桌子，是间虽经改造装饰也并无起色的店铺。但是一到冬天，就用盆栽的“一品红”装点店堂，这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这儿就是与石津文三郎同居的五代冬子所经营的店铺。

昨天晚上在这里打架，是十一点稍过以后的事。一位坐在柜台前喝啤酒的五十岁上下的客人，在抬胳膊的时候，碰翻了自己的啤酒瓶，流出来的啤酒弄湿了坐在邻座年轻男子的西服衣袖。这便是发生殴斗的起因。年轻男子是三个人结伴来的，是名为正

义党实为暴力团的流氓。碰翻酒瓶的人本来道了歉，但年轻人却要对对方赔偿洗衣费。声音虽然不高，但态度强硬，带有恐吓的口气。碰倒酒瓶的人注意到了对方的态度，打开钱包就掏出一千元钱，递给那年轻人。事情发展到这儿还算平和。

“大叔，你以为一千块钱就能洗西服吗？”年轻人说。

于是碰倒酒瓶的人看了一下对方的表情，便又掏出了一千元。

“大叔，你真是不知好歹！这衣服是我仅有的一件，在把这件衣服送洗衣店期间，让我光着身子吗？”

年轻人得寸进尺，碰倒酒瓶的人这下子真的来了火儿，反问道：

“你要我出多少呢？”

“一套西服，就是买现成的，也得两万元。定做吗，就得三万块。”

听到这话，碰倒酒瓶的人低头赔罪说：

“就这两千元，请原谅吧！”

“大叔，用不着赔不是。只要你拿出买成衣的钱，不就行了吗？”

说着，年轻人嘿嘿地笑了。

“木田先生，把那钱收起来吧。他们不是懂得人话的人。”

这当儿，一个在柜台里边喝威士忌的人忍不住说话了。他就是石津文三郎。

“哎呀，小伙子，你来掏钱吗？”年轻人看着文三郎说。

“这里是让人安安静静喝酒的店子，请你出去好了。不知你喝了多少，让我替你出酒钱吧。”

“说什么？你这小子！”

“要打架的话，还是到外边去的好。”

于是那三个一伙儿的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说了声“等着你”，就一块出了店门。

冬子劝阻说算了得了，可是文三郎不听，从酒店招待那儿接过木刀就从后门出去了。